

莊

子

通

義

莊子卷第三 參元朱得之

附錢塘褚伯玉

內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指道也。人各有師。而道則範圍萬有。故曰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

性形又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

天無不作爲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

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

廢無不照於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

健理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

有真知。何謂真人。第一通名古之真人。自限不逆寡。自多不雄成

不暮士。疑作若然者。其心於所行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

也。不如此事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

知<sup>天能</sup>之能登。假<sup>其</sup>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

夢。神定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氣真人之息

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

耆欲深者其天機淺。第三忘情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

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

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

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緣道，不以

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一作其

容寂，其頽頽音化，一音達，婁然似秋，煖然似春，喜

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

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

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

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

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

總承上三節

頽大

音化 一音達

婁

煖

一作其

此道正處好勝加後世之兵

下美一等

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

第廿八卷全數大用

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

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

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

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

德也。厲乎其似世乎。瞽乎其未可制也。連乎

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

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

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

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

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

好之也。一。天性其弗好之也。一。天性其一也。一。天性其不一

也。一。天性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

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

且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父之。而況其卓乎。人

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

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

生。下。浩然齋。卷之六。三。陳少

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而其譽堯而非桀也。不

天地即造物

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

生。俟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

要緊

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

地神人於壑藏舟於澤無往可避

小大有宜。猶有所遜。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

例

例

不得所遜。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

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

造物之計。曰此日不

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

遜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

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

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

字也

皆所不得遊者

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

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

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

大平

此字於此處之底在何處

古而不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

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

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



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  
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三伯。傳說得之。以  
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遊。箕尾。而比於列

星

**通義** 天人之旨解者不一。只是誠者天道思  
誠者人道也。其曰天人所爲義極廣濶。且如  
牝牡。天所爲而合牝牡。則人所爲也。知以人  
而從天。不恣濫。顓頊在牝牡之道。盡矣。蓋天機  
惟生其體。而寓其用。人之道。以其覺性。而用  
其體。惟循天機之本。然悶悶醇醇。不起知識。

以此終身不爲半塗而廢是人而不失其天也其爲性真完全無失豈不暢茂敷榮而盛乎故曰至矣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猶曰至死不變也志苟變雖生猶死此一天字意極含蓄其曰盛指終身不天應上文至字又如牛馬天也耕駕天人合也穿鼻絡首人也亦天也故其所謂天亦人人亦天必能如此知如此用然後爲真知然後是知之登假於道其間曰雖然有患一轉蓋言以人知天雖可爲盛然又有非一時可合必要於久而後見者人於此時當安而順之而後可見天人之不二也事物未成時有待而未定也吾之良知通貫乎始終以待其當雖天亦人雖人亦天矣逆寡雄成不以成敗論英雄言待物暮士言守已謨士欲爲君子落科曰也過不悔當不自得只是過化悔者文之機得者驕之本其曰用兵蓋言不用兵也意在寧失國不恐失人心古公去邠從者如歸是也蓋兵以

安民以土地而殘民不忍也所謂天時非賢也者苟於事之得失一委於天時而無敬修可願之功將何以爲賢與物有宜物者對已者也物各付物不失其則是曰宜此句卽感應二義與人爲徒自有不能一者而在我者未嘗不一蓋不一乃一之所出也一與不一未之萬殊也亦一而已本之所在也自大塊載我以形至一化之所待一段言生死成敗得失皆造化所爲其機密移非智力所與能人不當致愛惡於其間蓋詳上文不逆寡三句之故舟山力負正言造物者之神且見老至倏忽也自本自根以前言道之體於人者如此不爲老以前言道體在宇宙間本如此豨韋氏以下證知之盛者及不喜人之形而遊於物所不得遯之意有情活潑潑地也有信確乎不拔也妙萬物而無我何爲何形師友授受傳也悟而不化受成障也故曰不可受有觸有覺得也無形無所無可見也若有

可見卽住法矣仁見謂仁知見謂知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可證此章之旨

由知已而知人由知人而知天此知之  
至也天本無爲今言天之所爲者其厯星辰  
之所以運陰陽寒暑之所以行也人之所爲  
者善惡逆順之所以著禍福得喪之所以成  
也既知此矣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  
知所知謂知之所及人事可料所不知非數  
可推恍惚杳冥神鬼神帝者是也終天年而  
不天此特爲知人而言故云知之盛耳知猶  
有待而後當故所待者特未定也又豈知吾  
所謂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天人混融乃真  
知也齊物論云知止乎其所以當以順逆則  
貧約之時成喻盛大之時處約當以順逆則  
害生處盛當以謙雄則禍至暮士以事釋之  
義長卽經所謂不思慮不豫謀是也若然者  
醜醜應變之間過於事情蓋適然耳何悔之  
有當於事情亦適然耳何自得之有譬夫飄

瓦虛舟無心於迂物故物亦不忌之以是而  
登高何者爲慄以是而入水何者爲濡以是  
而入火何者爲熱哉因知而升至於道猶若  
此況忘知而頓悟者乎其寢不夢與覺同也  
其覺無憂與道同也食不甘則淡乎無味息  
深深則不離其根真人之息以踵此是養生  
家奧學南華爲憫世人逐物喪真神衰氣耗  
不得已而發露斯旨人多疑踵字說之難通  
蓋以喻身之下極若能反求諸身見其息之  
深深則知所謂踵矣衆息以喉人所共知息  
之所自來者卽踵也嗜欲熏烝重關溼塞息  
離踵而不能復止往來於喉間是以略爲萬  
物抑挫則其氣屈服而不伸而噤言若哇易  
繫云失其守者其辭屈此皆由於嗜欲深錮  
有以賊其天機非天機之淺也不忘所始卽  
受而喜之不求所終卽忘而復之不以心捐  
道竊疑捐應是緣狗也逐也庶協下文不以  
人助天之義齊物論不喜求不緣道可證音

有而字說耳志字諸解多牽強不通起  
爲忘字與容寂義協其論甚當元本應是如  
此傳寫小差耳其頽頽若老聃出沐之蔣也  
自前古之真人形容至此言其不以死生利  
害動於中故外貌能若此喜怒通四時則與  
天合道與物有宜則與人合德又惡知其窮  
盡哉用兵亡國而不失人心人忘乎我也澤  
施萬世不爲愛人我忘乎人也聖人盡己之  
性而通物之性蓋出乎自然非用心而通之  
也至仁無親而博愛賢者無時而不中君子  
之於利害通而一之無所避就而禍患亦未  
嘗妄及焉行所以成名名所以表行失已則  
無其實非士也亡身而趨於僞者受役而已  
何足以役人不役於人而自適者其淮真人  
乎真人者其心蓋淵而不可測姑卽其形似  
者論之義而不朋與物宜而非黨也若不足  
而不承自卑者人尊之也在衆人則宜物必  
黨不足必承矣觚而不堅廉而不刻也虛而

不華實若虛也。邛邛乎，崔乎，則言其情似喜於濟人利物，又似乎不得已。蓋無心之應，斯真應也。濳乎，進我色，腴然見於面，人喜卽之也。與乎，止我德，愛人以德，人亦樂得之。此皆言其德容之盛，有以化物，厲乎難釋。崔本作廣乎，言德量廣，無不包，足以容斯世。所以警乎大哉，獨成其天，連乎其好，開莫見其根門。若是則真入之道，不容聲矣。禮刑知德，皆先王治世之具，行乎自然，與民宜之德，則循之而皆可。至於循謂安而行之，非必勤勞而可得也。陳碧虛照文如海，張君房校本喜已。世下三乎字，並作也。與上下句，協似亦有理。蓋聖人好惡出於至公，亦猶無好惡也。故好亦一，弗好亦一，其一也。一亦一，其一與天爲徒，本乎自然，無所不一也。其不一與人爲徒，或出使然，不純乎一也。以道觀之，與不一亦一而已。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亦何相勝之有。蓋恐世人泥夫迹之不一而失其理。

之大同故又喻以人之生死猶天之有夜旦  
凡戴天履地者俱不免而有所不得與知者  
皆物情蔽之耳若攝情歸性混合天人則可  
以與知死生之理猶夜旦之常而不足芥蒂  
也人以天爲父而猶尊愛之況已之卓然者  
乎君愈乎已而身猶死之況已之至真者乎  
此又直指道體以示人人能反求其卓然至  
真者則知吾之生死乃一念之起滅一氣之  
往來耳儻不明此則失其所以生何異魚之  
處陸而吻濡以濕沫視相忘於江湖爲何如  
哉南華自謂吾爲是論亦無異譽堯非桀未  
能相忘而化其道蓋欲人忘言而以無心契  
之又何以掃其迹也大塊本以言地據此經  
意則指造物載我以形猶云以形載我百骸  
具而神乘之蓋不得不載也勞我以生者起  
居飲食痛癢寒溫皆所以役我蓋不得不勞  
也佚我以老者血氣旣衰形體日羸志慮日  
消蓋不得不佚也息我以死者氣竭神逝四



大各離偃然寢於巨室蓋不得不息也由是  
 知世人當生而憂死皆妄情耳但於其生也  
 思所以善吾生凡傷生悖理損人害物者必  
 不為則吾之死也惡得而不善蓋生吾者造  
 物而善吾者我也其生其死何有異哉藏舟  
 藏山喻人處造化中而欲逃造化之遷變不  
 可得也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逃逃則不存  
 矣惟其無所藏故物不得逃而皆存物不得  
 逃而皆存之處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  
 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遇曠然達觀無往  
 不存此藏天下於天下之道也惟出機入機  
 生化萬變見其日新耳物安所逃哉世人執  
 於私見往往認物以為已有謂舟山為不逃  
 之物壑澤為可藏之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不  
 悟夫真樞潛運寸晷不停日物曰地與形俱  
 化而不自知也然則欲超造化將有道乎曰  
 無藏無執心與天遊欲求見在猶不可得又  
 惡知所謂逃化哉善天善老諸本皆然惟陳

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善少善老於義爲優  
自篇首敎真人之道死生之理至夫道有情  
有信至末則又論道之體及上古得道之人  
以證之語雖奇異理實明白諸解論之詳矣  
其間神鬼神帝之語尤爲弔詭輒陳管見附  
於條末鬼帝卽陰陽自本自根無形而神者  
也運動而生天地可名可道有形有神者也  
其爲體也無在無不在無爲無不爲又何高  
深久老之足議哉竊詳此義本於道德經玄  
乳之門是謂天地根玄乳乃陰陽異名能知  
玄乳之門則知鬼帝之說神則處陰陽之中  
而互爲體用是謂無方不測之妙也信能知  
夫生天生地者則我身之所自來不期知  
而知既知所自來則其去也有昧然者乎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  
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

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

不勝聰明

木覺

靈性純

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

志聰明

終

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

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

志聰明

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

志聰明

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

志聰明

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

夜氣清明

性

志聰明

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

虛無

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

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

致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櫻寧。櫻寧也者。櫻而

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

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誥之孫。洛誥

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

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

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此因上章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之

音而更聞之也不然云者以爲非卜梁倚不

告也守之者靜默以待其思議之息也三七

九之期用功之難易也朝徹者夜寢方醒外

感未接虛明瑩淨之謂也見獨者見性也此性無對故曰獨猶曰上天天下地惟我獨尊也此不死不生者天地間虛靈之性亘萬古而一如者萬物之出入莫非其所爲故以殺生生生歸之櫻寧云者將迎成毀交於前而此中湛寂無所擾猶曰常應常靜如此乃可謂之成也有聖人之才獨聖人爲依歸而用功漸次不苟不易且如此况稟質之下習染之深不奮決裂之志不昧踐之登鹵莽恍惚以踈其等乘以易心而欲性天不失難矣哉

**窮海**道者所以建中立極啓迪人心才者所以開物成務恢規創業聖人以天下爲心任教化之重於斯二者蓋不可偏廢焉權夫二者之重輕則寧處道而有餘無或流於才勝所以女偶之化卜梁猶守而告之知才之障道而難入也始外天下特遺其粗外物遺其在外者外生遺其在在我者在我猶遺則無所不忘矣朝徹明物之所未明見獨觀物之所

不觀無古今則時不可拘無死生則形不能  
定以死爲虐則不能殺生以生爲恩則不能  
生物矣惟其無將無迎無成無毀所以無不  
將無不迎無不成無不毀也其名爲撻寧郭  
氏撻同榮今定如字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罕  
有不撻拂其心者衆人則撻之而亂聖人則  
撻之而寧撻之而亂道之所以喪撻之而寧  
道之所以成也亦循常應常靜之義副墨生  
疑始虛齋謂副墨文字也因有言而後書之  
簡策形之言正也書之墨副也洛誦者包紵  
而誦之也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也  
瞻者見也見徽故曰瞻明聶與聶同以言日  
許故曰聶許需待也役行使也待時而行使  
也於嗟嘆也於謳者言之不足而詠歌之自  
得之樂也凡此皆擬名寓意謂道雖是讀書  
而後有得終歸於造物之神玄冥有氣之始  
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  
此狀吾性天之景造物不外乎此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

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苦羔反孰知死生

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

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

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

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齋。肩高於頂。

勾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跣

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

將以子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在

子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以  
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  
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  
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  
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  
謂縣解。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  
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  
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  
叱。避。无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

祭死

無備

得過

縣解



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何所往以汝爲鼠肝乎。以

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

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

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

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

我且必爲鑊錙。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

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

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

治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凡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死一物之**  
性來耳苟入於不死不生者其所存豈在七  
尺之軀四子相視而笑日擊道存也故莫迎  
於心跼躄蓋非其貧可見子犁謂又將奚以  
汝爲將奚以汝適猶日又將以汝爲何物又  
將以汝而同往也二以字有天命與所生之  
物同出同入之意

**按此四人以無爲首以生爲春以死爲**  
屍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與之爲友與庚桑  
楚篇始無有而有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  
以生爲體以死爲屍孰知無有死生之一體  
者吾與之爲友義同諸解論之詳矣下文郭  
氏從有沴爲句餘解因之音義載崔氏本從  
其心爲句關而無事屬下文亦自有理人之  
囿形天地間已爲造物所拘而今所病攀奉

若此是人爲形所拘也。雖陰陽之氣有沴於外，而心閒無事，跡躡鑑井，始嘆爲形所拘，似亦未能忘情。終安於天所賦，則亦何惡之有。假使化子之臂爲雞彈，因而求雞彈之實，假使化子之神爲輪馬，因而求輪馬之用。既入化機，當隨所遇而任之，豈可拒耶。得者時夫者，順卽是適。來夫子時，適去夫子順也。此所謂解縣解縣，則係於造物，解則造物不得以係之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以結之，惟順自然之理，而不忻不距，可以解此結縛。故曰物不勝天也。古之所謂友者，惟其莫逆於平日，故能規正其將死。當子來妻子環泣之際，叱之使避，無驚其化，則異於常人之所爲矣。又語以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又何以汝爲。此又釋其滯念，而開其曠懷也。鼠肝蟲臂，言生之至微，而不足道者，設使造物所命亦安之而已，其可距乎。於此而有以見灼知生死之理，則無適而非。

樂無時而不安。推其緒餘，足以濟朋友之危。解世俗之惑，豈小補哉！大塊載我以形，至善吾死也。重舉前文以證，蓋慮常人之情，畏死而不得免，則預爲他生之計，毫釐係念，萬劫縈纏。譬夫躍治之金，亦祗以異而鑿，鑿不可必得矣。是以至人以天地爲爐，造化爲冶，萬物無極。吾與之無極，何必曰人耳、人耳而愛其不得耶？又況於鼠乎、蟲乎、疍乎、臂乎、觀古人之所以自處者，若此，則豈生死所能拘，蓋以生爲寐，死爲覺，故也以死爲覺，則何時而非覺哉。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

相與於无相與。相爲於无相爲。孰能登天遊

霧。撓挑无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

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

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

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

耶。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

變。无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

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

莫不逆也

桑

戶

等

物莫能行也

乃若

遊方

世所法

丘使女徃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

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

疣。以死爲決疣。胡亂反潰癰。夫若然。又惡知死

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

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

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

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

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

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

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

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

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

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

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義 撓挑無極。撓混之也。挑辯之也。無極無聲臭者。猶言闔闢乾坤也。性待事助勞役也。而曰。予之正閭生者。之遺大故也。反其真者。有知則生。偽無知則真。淳猶曰復其無知也。禮者。天然自有之中。禮之意。率其性。真虛徹。靈通之體。不得已之節。文不守塗。徹無所歆。美行之於我。而不見形跡者也。天之戮民。猶曰。天限之。而非天縱之。長天而非生天者也。

小於天者道也性也而形則小於天也故曰天之小人此非衆中之好學者不可當此名也使人中有好學於性命之源者誠然爲天之差小之人而非人之小人矣此又勉子貢以復性之學故曰吾與汝共之大抵率性則天順情則人舉異以要同也

**義海**

相與於無相與淡以成交也相爲於無

相爲靜以成德也登天遊霧則飛行無所拘相忘以生則不知有身世道遙物外何所終窮哉一笑莫逆則神交心契目繫道存非後世薄俗當面論心背面笑之比也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則桑戶之爲人可知二友鼓琴相和以反真爲樂則其旨趣亦不凡矣子貢習乎禮文宜其怪而見問蓋禮意所在惟遊方外者知之且夫子非不知此也使子貢往觀而發其所問欲有以誨之耳與造化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陰陽之變不得以二之故以生爲贅疣聽其懸附死爲疣



癘終於潰決。惡知先後之所在哉。假四大而爲身。混內外而兼忘。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其所以爲大宗師之道也。子貢復問。夫子何方之依。夫子謂子以仁義禮樂化人。乃桎梏於造物者。與汝共之。言舉不逃乎此也。魚藉水而活。人籍道而生。安乎水者。穿池以養。給安乎道者。無事而定。此喻遊方內者。亦安於方內而已。至於相忘江湖。道術之間。喻遊方之外。非世禮所能拘。故處死生之變。從容而不怛也。子貢問方外之風。離世絕俗。遂問時人答以畸於人者。侔於天。言其違俗必合道也。由是知天之小人。乃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卽天之小人也。兩句只是一句。明畸侔之不同。天人之各異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

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恠之仲尼

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地於知天能矣。惟簡之而不

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

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

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

覺者耶。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

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

其疾

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

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通**

知者良知也。進於知猶曰造於無知。下

文曰不知所以生死是也。就先就後趨避也。簡之不得謂其欲率真忘情而不能自由。只得隨俗居喪哭泣也。已有所簡謂無涉不感不衰也。不知所以生二句言視死生如一。況世俗禮文毀譽之趨避哉。有駭形無損心言其形雖有老少之變而不失其赤子之心。蓋以其安居於平旦清明之氣不遂於情之所觸而死定於一處也。特覺人哭三句言其自省之餘隨人禮文是其以爲吾且如此然亦不知吾今自謂吾者何自而有此謂也。此其忘形之極而湛一之體淵如也。其視襲習於

以見未覺之類造適不及笑以下四句言有意則滅天機也排猶俳也有意造作適情之事自不能笑若缺笑於人則不及俳優之專矣俳優棄其廉耻者安於俳優則與自然無跡之化相背而馳故曰安排而去化既安於背化則漸習漸熟入於煩縶至於寂寥其天之本一者矣寥猶冷落卽去化之極也此言反應孟孫才之居斐不鑿其性不失其天也

**素海**前章子祀子與子犁子來相與爲友子與形病而心無事子來將死而神不懼達理而順化者也次章子桑戶死二友編曲鼓琴相和而歌忘形而樂化者也至此章居母喪也欲簡之而不得故哭無涕而心不衰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又惡知辯踊哭泣而爲禮哉大意明死生之不足異使人安而順之樂而忘之生者不至摧毀而死者免於驚懼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三

十八

夏文德

神遊所至其樂融融則所棲託必不入於暴  
戾之軀矣請觀螭蟬蜻蝶之化其理可推將  
化未化疑然寂然罔知彼我之分殊蒞候天  
地之氣應則統甲於此而化形於彼矣方其  
化也或誤爲他物所觸則恚怒而變爲惡類  
心變於內形移於外蓋由於感召之故夫化  
雖由於造物亦有以見物之自造也其機可  
不謹哉心之所適爲造適造適則真樂內全  
不在乎笑而後樂因物而笑爲獻笑獻笑則  
出勉強不及推排之自然物之窮通係於造  
化之推排人之哀樂係於推排之所遇能安  
於推排順於造化乃入於寥遠合乎自然天  
人混融無二道矣此言孟孫氏明數達變順  
化忘情壹以死生爲夜旦姑寓覺夢於其間  
何足以係哀樂耶或問孟孫氏情忘死生心  
無哀戚達則達矣然施之於母喪薄親悖禮  
得不爲名教罪人乎曰彼方外之士所以報  
親者以實不以文蓋有在乎陰功密行解胎

散結而極平。全神超化之妙。豈屑屑爲世然  
之禮哉。昔孔子之友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則  
尤甚焉者。孔子過之。若不聞。亦卒不加責。此  
遊方內外之辯。禮教文質之殊。非達觀不足  
以語。

此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

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

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宋燕汝以仁義。而則

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

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

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

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无

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

皆在鑪甄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

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許由

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

師乎。鑿辨反今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

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

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駟夫駕車御馬者。此言堯載天下人物。日馳驅於途路。無寧息之時者也。盲瞽

之補息也。噫之爲嘆，傷其昔而訝其今也。未可知。猶曰：未必也。蓋去故卽新，脫染復素，存乎當人立志何如耳。吾師乎？蓋反觀於內而指其心之自然者，猶曰：吾惟師夫。吾之本有之師耳。一句非二句，此所謂遊正。孟子所謂器也。

**兼濟** 許出一於無爲，兼忘天下者也。堯不免於有爲，兼濟天下者也。兼忘則已逸而天下安，兼濟則已勞而天下逸。聖人一出，一處而有方，內方外之分各安其所安也。躬服仁義，明言是非，方內之學也。遙蕩恣睢，轉徙之途，方外之遊也。意而爲內，禮教黜，淫殘剗之餘，而聞言心悟，願舍方內而遊方外，志亦可嘉。然由未之許而遂引三千天稟，殊絕猶聞道而化，則吾之此來也，亦在陶鎔錘鍊之間耳。夫學道者，所以求復其初，保其全而勿傷也。



既點既剝而望造物之息補不亦難乎信能  
明夫物之自造則所謂點剝者亦在乎自息  
自補造物何與焉意而謂儻點可息而剝可  
補吾誠復爲全人乘此成全之機以隨先王  
之後而進乎道未晚也人患過不知改迷不  
思復意而悟昨非今是亦可謂善復者矣夫  
之所謂師者道吾師乎指道而言也下四句發  
明大宗師之道超仁義而貫古今蓋出於無  
爲之爲不化之化豈世間技巧所能及哉遊  
謂徜徉自得於其間無適而非逍遙也故經  
中不一  
言之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

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

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

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无好也。化則无常也。而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莊子**嘗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而後義。而後禮。此舉聖功以忘爲極。而乃先仁義。次禮樂者。正指世俗假仁襲義之弊而言。忘仁義。不落驩虞也。忘禮樂。自脫桎梏也。坐忘者。不特忘形骸。并其知亦忘之矣。猶曰。吾喪我。仁則吾不知也。離形去知。總上二句。而廣之也。大通者。猶太虛之無礙也。人之情。惟有好斯有惡。無好者無情也。與萬物同情。而

無所向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如此則廓然之體無時或移感應變幻如行雲流水故曰化則無常釋氏所謂應生無所住心是也請從而後正尼父忘已好學之實於此可見孔顏之所謂忘亦可以見莊子篤信孔顏處而他章掃跡之旨益昭然矣

**真**

仁義本平心心致虛則忘之易禮樂由

平習習既久則忘之難顏子於斯二者既已俱忘則亦能人之所難矣而夫子猶以爲未者蓋欲進之而造夫道之極於此有以見鑄顏之意他人至是則望崖而反矣顏子又從而進坐忘之妙夫子乃驚嘆而反問訝其得之之速也回告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必由忘已而後能忘物斯爲坐忘矣夫不知所以同而同是爲大通之道豈好同而同之哉猶大化之運頃刻不停人處其中與之俱運切業長慧壯勞老逸其間出處動靜異處變遷亦可常之有蓋非欲化而求化也物理自然古

今一致惟得道者我非欲化忘之而已此二句乃夫子印證坐忘一段公案欲人求同於異安化爲常寘形於忘合道於虛則至矣盡矣而信能無以外習滑淥然之真則夫坐忘亦學道者分內事夫子推之爲賢蓋所以獎成之而誘進其徒云耳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

子與亦貧故與子桑不與相

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

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

而趨音促舉其詩焉子與人曰子之歌詩何故

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

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

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

極者命也夫。

**通**知其貧非天地父母之所欲加而又曰命者蓋以氣運流行吾之所遇爲命耳窮通休戚有一定之分而吾生適然遇之則安以處之正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不去者子桑子其自反無愧而不怨不尤者乎。

**表**古之所謂友者道義相資成德就業急難相濟生死不渝者也。覩子與之於子桑無愧於友道矣。淋雨而憂其病。知子桑之貧也。裹飯而往食之。知子桑之饑也。入門聞歌而驚問。恐子桑困窮而怨尤失其操守也。子桑謂父母豈欲我貧。天地豈私貧我。可謂達人高論。非困窮所能死也。第以爲至此極猶未能忘情於其間。既而歸諸命。則能以理勝而

處之有道此子與所以忘言也南華用以結  
大宗師之旨卽西銘所謂貧賤憂戚玉汝於  
成蓋非磨礪之久涵養之極不足以  
以大任故也學道君子宜深體之

褚氏總論民物之衆主之者君學徒之衆  
訓之者師天生聖賢作之君師所以建隆  
治體恢拓化源使人知道德之可尊性命  
所當究君臣父子無失其倫天下國家同  
歸於治者也然而正心誠意之本傳道授  
業之徵非師無以任之其爲道也至矣宗  
師則爲學者所主而尊之稱冠之以大  
猶云衆父父也首論知天知人明義命以  
立其本以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則  
以人合天知出於不知是知之盛也故纔  
以真人真知寢不夢而覺無憂出不忻而  
入不距虛而不華悅乎忘言誠若無爲也  
而刑禮知德治世之具密有以體翼之而  
致極乎內聖外王之道者也夫人之愛其

父忠其君而身猶死之況其卓然至真者乎真之可貴有尊於君父之命而世俗罔知徒從事乎响濡濕沫不若相忘江湖之爲愈也大塊載形佚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設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理不容避雖壑澤深固猶不免乎變遷有以見造物者無形而有力也以有限之軀藏于無窮之宇宙惡保其不遷哉惟能藏天下於天下斯無遷矣是乃聖人所游一化所待生天生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遇人之形而竊喜之乎長上古而不爲老登雲天而處玄宮皆真人之妙用大宗師隱之以爲本民物學徒倚之以爲命者也女偶之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係之矣祀來之莫逆把友則物我不得間之矣故左雞右彈神馬尻輪聽造物之化隨遇而安之古之所以懸解也魯何蟲臂臑肝之足較而妄啓

躍冶之疑耶子反琴張絃歌而弔桑戶以  
步世爲勞反真爲幸此遊方之外具平世  
俗者方且與造物爲人則壽夭窮通不足  
盡其變天地寒暑不得拘其體矣孟孫氏  
有駭形而無損心猶夢爲魚鳥而戾天沒  
身安於一時之變化豈以形間而異情哉  
昔者南華夢爲胡蝶亦猶是也而令之所  
言爲覺爲夢惟超乎覺夢者知之願子墮  
體黜聰坐忘造極傳心理窟繼統聖門原  
夫出藍之青實爲師者善化之力也至於  
子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爲之者不得卒  
歸之於命有大宗師之道而不得行於時  
故是篇終於子桑之安命真人以得道則  
超乎命世累不得係之大宗師主乎弘道  
覺民然而命有窮達或行或止此係乎時  
而道無損益焉所謂真知則究極天人暢  
達性命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則以處已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



宰物而言處已之命子桑子

○

通義此篇  
八章次第

也宰物之命其惟大宗師乎只是盡性只是人而今天入於忘情識而已矣卽所遇之順逆不遂於時不滯於欲各盡其當然之道惟天惟命師又何方乎故曰大宗師

應帝王第七

言帝王之道  
應合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

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四問四不知洗問者之心也問者退省而去其有問之心卽得其本性矣故雖而大喜有虞有思度也秦氏則泰然於世無心思也此皆擬名以表上古之風者其知之應世惟順情而不詭是以其爲德也極真而無粧飾所以行於世者似異於人而實無以異於人也未出非人未出類也未入非人未同天也未同天未出類形也事也而其心則天而已誰其知之

篇復舉以標其首明真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而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聽者爲之聽明者爲之視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捍吾則端拱而致無爲之治豈不偉與故蓋缺因王倪之不對喜而告蒲衣蒲衣謂乃今知

有虞不及秦氏蓋以仁爲善不能不虞而出  
之未始出於非人德合乎人而以秦氏覺  
自得知德知情俱真未始入于非人則道合  
乎天何有出入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  
王之第一義也藏字音義舊作藏故崔註云  
懷仁義以結人也成蹊因之呂氏從藏釋之  
以善林陳諸解皆從呂說或謂藏藏二字古  
通借用按漢書食貨志輕微易藏則是借藏  
爲藏而以藏代藏之理今  
本多作藏以善釋之爲當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

字一安法一臣氏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

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

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

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无知。

不察

以已出經式義度言此所以範圍天下必經常之道標示準繩必此心所安者皆由已出。偷曰聲爲律身爲度也。此二句已與人對經與義對式與度對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其能事而已矣。言聖人不期於正以爲治決於人情之良能而已矣。經式義度正也易曰百官以正萬民以察悲非結繩之淳龐也。老氏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孰知以無事取天下其無正正復爲奇其政察察其民歊歊卽此外乎正確乎能事之謂謂不以法度把持天下也。曾二蟲之无知言不能知二蟲之知也。

君人之道如此以已出經式義度則正人以法而不安其性命之情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欺德謂非實德不特欺人抑自欺耳以是而治天下憑虛莫濟必不勝任也夫聖人之治豈務外乎言經式義度皆治外之具正而後行確乎能事謂道德性命之理吾身之內務本立於內則施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也且禽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况欲君人而欺德以召患乎曾二蟲之不若也故古之應帝王者无欲无爲天下自化若任知能以爲之則君勞於上民亂於下何望乎治哉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諸解多從人爲句林趙從度爲句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以已出經式義度只孰敢不聽而化諸續考吳曰官本作以已制經制字獨異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无名人而  
問焉。曰。請問爲天下。无名人曰。去。女鄙人也。  
何問之不預也。煩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  
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无何  
有之鄉。以處埒垠。音之野。汝已。音何帛。音以治  
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  
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  
下治矣。

合氣於漠。氣者性體無知之本來者也。心屬人氣。弱天此二句自治也。自然之道也。

順物而應亦惟順其自然而我無有

爲之心不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矣

**論**天根喻自然之道本當隱晦涵畜任物自化而今趨於盛明之方自顯以求有爲故問爲天下無名聖人所以歸之何謂所問之不悅我心也乃陳無爲放曠之樂統以點化之與造物者爲人言與化俱運任而不助也莽眇猶杳冥鳥喻飛行無迹壤垠虛豁貌言我迨遙自適在此汝何法以治天下感動予心哉天根復問無名人告以遊心於淡無嗜欲也合氣於漠無所慕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有心於爲天下則有私而失其自然名曰治之而亂之所由生也蓋治天下之道無他善復其自然之本則本修而天下治矣天根不知反求諸已而懷寶自迷哀哉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

男一信不良一至

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

是於聖人也。和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

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爨之狗來藉。如

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楚然曰。敢問明王

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

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不說使物自喜。

立乎不測而遊於无有者也。

通者向也。明白惡惡也。凡有感者即與  
通之。猶曰。因材施教而篤此言。疾惡而勸善。反物  
者也在。自處則學道不倦也。胥易技藝。技言  
天巧。藝言習熟。技藝相交。易惟役於外物。



可一  
稭成自苦耳無益於已也天地篇內孔子問  
老聃語有執狸之狗獲狙之便則此麋作狸  
無疑末句立言安  
身遊言應物也

響猶庖丁章善然響然讀同響之義然考本  
章大意呂林碧虛如字釋之爲優今擬解云  
響疾爲應物之速彊梁則非守柔者也物徹  
謂樂通物疏則非葆光者也學道貴於無爲  
而乃以不倦爲功僉以技相易相係不免於  
勞形怵心言所求者非道也且也至可比明  
王乎乃老聃反問之辭謂若以前論響疾彊  
梁等可比明王則虎豹囚文彩以致獵狝因  
便捷狗因執狸而致繩藉亦足以比明王乎  
子居始悟楚然問明王之治乃告以忘功善  
貸逃名遁形始可以論明王之治夫執麋說  
之不通麋有離來二音至大之牛豈  
狗能執音義載李氏本作狸爲當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

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駭於其言而心服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

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

詳得

外說

精蘊

辨

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

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

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

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噫。子之先生

可敬

之

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恠焉。見濕灰

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

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教一節是殆見吾杜德

機也。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

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

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

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

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

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朕是殆見

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潘侯下同爲淵。止水之審。

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

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

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

曰。已滅矣。不見其形已失矣。不知所往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

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

誰何。因以爲弟。顏作草是靡。輕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

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

塊然獨以其形立。紛通墳而封哉。一以是終。

**論**

吾與汝非但已與列也。蓋言我輩衆人

但見其技術未知其術之所由來而遽輕易稱道其神此猶衆雌生卵未得雄爲之真機又孰知卵之爲妄耶汝以道有能所是與人世相亢之物可以校短論長故信季咸爲道之至有神巫之名其歆羨畔援之心隱然於中是以使彼得而相汝正易機動於此誠應於彼之意其曰地文杜德機天壤善者機大冲莫朕衡氣機三淵九淵未始出吾宗等語未得其情因仍舊訓庸齋曰棄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地文杜德機天壤善者機太冲莫勝衡氣機三淵九淵鯢拒止水流水未始出吾宗此是修觀之名猶觀音有十二觀也大音地大者如土而終理不源也故曰濕灰謂無

活動意也。天稟天然，生意上起也。善者機，翁言性之動處也。衡者平也，不定也。氣機之動，未嘗定而常平。故曰：不齊此處三焉。指上文三次所示之機淵者，幽深玄遠不可測之意。餘從褚氏問有未明者，如云：宗者指性，指無而言。未始出吾宗，云云。猶曰：未嘗離其所存之常與季咸相接，只是虛其心而從容其舉動。內不見已，外不見人，故曰：不知其誰何。彼見我如此，以爲無特然可畏可象之象，而有信從之象，是以自疑不能相人，慚懼而逃也。食豕如食人，不慢事也。赤子之朴，以琢而散。此言雖琢復朴，蓋以習熟成性，須痛加剋治而後可還其故也。塊然二句形容復朴之意，紛而封哉形容獨以形立也。猶曰：惟如土塊卓然一形不見，有知識動作也。如此終身更無他慕，故曰：一以是終。此篇爲季咸而述其名，僅一見而不覺其少，童子凡十五見而不覺其多。史遷作魯仲連傳，重出不厭其煩。文

正類  
此

季咸以心感人而知其心者也。道與世  
亢則不能無心，有心則有迹，使人得而相也。  
始見壺子而哀其弗活，蓋至人心若死，灰季  
咸無所施其感耳。不震者地之體不正者坤  
之化萌，所以示之文可見者也。杜則捷閉莫  
窺，機則微有可觀。此至人潛德內蘊之貌，有  
非術者所能測識也。再見壺子喜其有生，謂  
見杜權矣。權又撥之顯者，始以杜而今微顯  
所以知其有生也。天壤謂自然，天地生物之  
本也。名實不入心不動也，惟能至靜故其機  
發於下極。吾身生意之所自養而為浩然之  
氣，廣而為及物之仁，是謂繼性發見。生生而  
不窮者也。又見壺子而疑其動靜不齊，無得  
而相則至人之妙用有出於術數之表者矣。  
太冲者虛之至，故莫能窺其朕兆也。衡以平  
而善應氣以虛而善生，皆無心於物，故不待

感而自應然謂之機者亦以示之者言也三淵喻前三機之有深意九淵僅示其三而季咸之技已窮至人非有心以屈人也特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蓋不示之示無宗之宗亦虛而已何出入之有然則壺子所示者愈近而季咸所相者愈遠宜其自失而走也季咸既戚既失壺子亦無有也然則列子將奚爲哉因悟向所學者皆其上直而今始識其真紛而封哉一以是終噴然而道盡之謂也此章實應帝王之妙旨託之季咸之相所以神壺子之道使後之心醉技術者亦將少醒焉既其文一本作無其文莫勝是朕無疑三淵審字列子並作潘音盤木盤洞也本經音義云司馬本作蟠聚也義或近之弟靡舊註同類未詳所據今依列文章靡爲卽草上之風必偃庶協下文波流之義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



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通義** 有人之形有能之舉是為名尸。謀任知皆名尸也。無窮道之大也。無朕道之微也。身服此道曰體動靜無愧曰盡周旋不離曰遊。無見無得性體本然之虛也。天因虛也。我亦虛也。故曰盡其所受乎天也。首四句戒不虛之習。以起下文體盡至無見得狀。虛之用若鏡。證虛之象。不將不逆。以下狀鏡以表虛之體。用鏡之為物。妍媸取決於我。是勝物也。彼此無損。故曰無傷。此條論學道者以虛為極。則不必拘上下也。

**義海** 趙虛齋以此段為連南海之帝為一章。其注意略而不論。按此段乃承先季咸立說。

斥以總結其意觀文義可知名尸謀府事生  
知主言季咸恃智謀以察物而任事要名也  
體盡無窮以下言壺子之道不可測識至人  
則指壺子明矣非有心於勝物而不能不勝  
使季咸自失而走是也惟其不爭所以善勝  
物又惡能傷之哉蓋明任道測其味無窮任  
技則其能有限也

南海之帝爲儵

音叔

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

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  
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  
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一竅  
七日而渾沌死

此言聰明之喪天德也混沌倏忽陰陽  
太極之旨也故曰南比中盡有形之外故曰  
海倏忽者時速如電而不少留意象恍惚而  
不可指之名此節寓言最顯善學者卽大化  
以考一身卽一心以準大化庶不孤寓言立  
教之血誠哉林云赤子之初未有知識混沌  
也情欲既開是竅鑿也不  
失赤子之心混沌不鑿也

右章計七十四字郭氏引道經一言以  
蔽之曰爲者敗之簡要切當莫越於此研味  
之餘偶得常見附于衆說之後云南華經所  
謂渾沌倫道道德經所爲渾成沖虛經所謂混  
倫皆以混道之全體本來具足不假修爲者  
也然而世有隆替道與時偕隆化而爲有隆  
化而爲無道體於是乎裂矣自一生三猶未  
至於鑿也及乎時相遇於渾沌之境則物交  
物而心猶薪火相加理無不然者渾沌無所  
分別待之固亦盡善使然不能忘情而思

以爲報則渾沌之德未能不德故不免夫  
恩害相生之累日鑿一竅患由漸入也七日  
而渾沌死則情竅開而冲和喪宜矣

是以帝王之跡著而大道之體亡也  
諸氏總論古之應帝王者無爲而萬物化  
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此堯舜已  
試之效三代法之以垂統立極豈若後之  
治國汲汲於謀術者哉故南華以爲堯問  
王倪爲是篇之首有虞論多慮泰氏會無  
爲無爲足以配天此帝王所應歷數所歸  
而億兆之所寄託者也若夫以已出經式  
義度欲以化天下之民無異鑿穴之逃蓋有爲則  
致鳥鼠是速其高飛深穴之逃蓋有爲則  
有心有心則智謀所由出姦詐所由生雖  
父子之天性有所不能固其於君臣之際  
求如標枝野鹿之相忘何可得乎是以天  
根問爲天下答以心濤氣漠順物無私子  
居問明王之治答以忘功善貸使物自喜

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爲爲之凡有天  
下國家盍求諸此鄭有神巫期人生死論  
智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先  
事知幾燭微無隱可謂當代著龜然而一  
見壺子哀其將死再見幸其有瘳三見疑  
其不齊無得而相別觀形察色之技於是  
乎有限矣明日又見自失而走何壺子之  
多變而季咸之不神耶此言料國者智謀  
術數不越乎人爲所以用之有窮而無爲  
之主憲天體道垂拱一掌精神四達與化  
無極巍巍蕩蕩民無能名則豈智謀可度  
術數可窺哉結以南北二帝過於中央言  
道散爲物離無入有儻忽卽有無同異微  
妙之所分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  
有散所以啓儻忽之鑿惟其善待之必有  
善鑿者不若彼此相忘無心交化也萬斛  
之舟不容漏卮何莊  
乎七日而死渾沌哉

褚氏集論竊惟南華一經肆言渾浩湍激籟  
號作新出奇跌宕乎諸子之表若不可以繩  
墨求而內篇之奧窮神極妙道貫天人隱然  
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某雖學未得其要  
鮮不怵眩日華之五色者矣考其命意立辭  
且有文理始於逍遙遊終以應帝王者學道  
之要在反求諸已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  
理無不齊物齊而已可忘已忘而養生之主  
得矣養生所以善已應世所以善物皆在德  
以充之德充則萬物符契宗之爲師標立道  
原範模天下爲聖賢續命脉爲萬世開迷雲  
大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爲  
聖爲神外則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歛之一  
身而不爲有餘散之天下不爲不足也帝王  
之功雖曰聖人餘事然躋世真淳措民清靜  
應化極致莫大於斯故以終內篇之旨墮忽  
生而混沌死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  
也夫今之人鑿竅而死渾沌者多矣將何術

以起之曰塞兌閉門用之不勤是爲真修渾  
沌之術與○再詳七篇命題各有所主其間  
或舉例稠繁渾淆莫辨竊窺的指以古人德  
合者配於逐條之下云道遙遊之極義當歸  
之許由宋榮以解天下物欲之桎梏而各全  
自己之天也齊物論之極義當歸之許由王  
倪以祛彼我是非之惑得其同然而合乎大  
道也養生主之極義當歸之老聃彭祖以乳  
養形骸之謬知生道所當先也人間世之極  
義當歸之蘧緩接輿明出處去就之得宜母  
櫻物逆鱗以貽患也德充符之極義當歸之  
王駘申徒嘉言內充者不假乎外德威者物  
不能離也大宗師之極義當歸之孔子顏回  
有聖德而不居其位弘斯道以覺斯民也應  
帝王之極義惟舜禹足以當之謳歌獄訟之  
所歸應天順人而非得已此南華公慕往古  
聖賢筆而爲經標準萬世若夫真人之所造  
請卽內篇而不泥離內篇而膾合所以外混

先塵內存慧照出凡入聖闔關化機而不可  
以形教拘也善學者盡知所從事焉斯可也  
○異觀內聖外王彼成此虧爲說則全書之  
旨要未免於口耳也何也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者未徹也且功成不自知又何內聖之虧  
乎內聖虧又何以成外王也若林氏謂其篇  
篇結束不同如道遙遊之有用無用齊物論  
之夢覺養生主之火傳人間世之命也夫德  
充符之祭自鳴末篇之隆忽渾沌復結以七  
日而渾沌死如此機  
軸是精蘊者所當知



莊子內篇第三卷

終